

迷人的山顶

〔日〕森村诚一 著



迷人的山顶

〔日〕森村诚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密 闭 地 带

森村诚一 著

本书根据角川书店版译出

迷 人 的 山 顶

〔日〕森村诚一 著

冯朝阳 王晓民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7.625印张 2插页 163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册

书号：10355·545 定价：1.20元

目 录

第一章	美人遇难	1
第二章	八岳山行	6
第三章	希望之火	20
第四章	痴人说梦	38
第五章	婚前旅行	44
第六章	沉沉黑夜	51
第七章	魂飞天外	63
第八章	疑窦难消	81
第九章	填补空虚	93
第十章	头盔之谜	104
第十一章	高峰“密室”	117
第十二章	巧设圈套	120
第十三章	跟踪追击	132
第十四章	嫌疑犯人	148
第十五章	另一死者	168
第十六章	束手无策	177
第十七章	登山实验	193
第十八章	霓虹幻影	206
第十九章	高山陨星	211
第二十章	无涯孤独	229

第一章 美人遇难

—

影山隼人和真柄慎二翻过“赤岳”山顶，准备通过真教寺山脊上方的岩石地带。阴沉沉的天气笼罩着山峰。

早晨，覆盖在头顶上的云层越积越厚，大有压顶之势。太阳象隔着一层磨沙玻璃黯然无光，终至隐没在云雾之中。

风呼啸着，可能是由于空气中含的水分很大，刮过山梁时，发出了象高音口笛一样的尖叫声。

灰色的天空越变越黑，下面的山麓淹没在一片茫茫云海之中。云海的波涛不时漫上山腰，化成一阵阵雾气，掠过山梁飘然而去。

刚才在云海之上依稀可见的南阿尔卑斯山^①，此刻已沉没到云海深处。山峰正好处在云层中间。这是由于气压降低而产生了各种变化。

气象预报说，根据冬季的气压分布规律，在东中国海产生的低压槽正向太平洋沿岸接近。即使其势头渐弱，通过东海道海面时，还是会给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峰带来暴风雪，很可能有雪崩的危险。

① 阿尔卑斯山原是欧洲的山脉，日本人借来总称日本中部的几座山脉，有南、北阿尔卑斯之分。——译者注

半导体收音机报告说，低压槽相当大，估计大雪即将来临。

由于低压槽极快地向这里接近，影山和真柄放弃了从夏泽山顶经主峰赤岳至权现岳的纵贯群峰的行动计划，准备从真教寺山脊奔向清里。

他们虽然深知昨天风和日暖，是由于低压槽打乱了冬季气压分布的暂时现象，但因为平时工作缠身，很少休假，加之也没有料到低压槽会来得这样快，所以还是贸然启程了。他们两人是登山界颇负盛名的业余登山团体的主力，又有登过国外山脉的经验和自负，因此多少也有点小看了险恶天气中的八岳山。

“这太危险了！”

他们不愧为登山老手，立刻注意到纵向疾行的云层的急剧变化，意识到低压槽异常的速度和危险的前景。现在从东海道海面向东扑来的低压槽，通过东经一四〇度纬线后就要转向东北，气压分布又要成为冬季型，真正的恶劣天气即将来临。好不容易有些春意的山岭，又要换上冬装了。

“还是下山吧。”

两个登山老手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山脊上方的岩石地带还积存着冬天的冰雪，春天的低压槽接近造成的气温上升，使冰雪略有融化，所以通过这里格外费劲。

夏天，这条根本不在话下的普通路线，现在他们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通过了险象环生的岩石地带。这时，山梁被卷着雪和雾的乱云所笼罩，视野变得极为狭窄。

“喂，快点儿！”

走在前面的影山向跟在后面的真柄吆喝着。其实，他不

吆喝两人也在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他的喊声只是要表现出一种与天奋斗的气势。

“噢，来了。”

真柄回答着，正想再加点劲的时候，影山却“唉呀”一声站住了。

“怎么了？”

真柄以为影山突然遇到了什么危险，有点丧气地跺了下脚。

“好象有个人倒在那里。”

影山透过弥漫的风雪间隙，向前方凝视着。

“有人倒下了？”

“象是个女的。”

“真的？！”

“在前面呢！”

影山指着前方的松林地带。这时一团浓雾遮住了两人的视线。

“不管怎么样，去看看吧，反正要走那条路。”

影山说着，预感到这是件麻烦事。在这恶劣的天气中，谁不想尽早到达安全地带呢。他们两人虽说经验丰富，可也不愿在这岩石松动，陡峭的山脊上同恶劣的天气苦斗。尽管八岳山是内陆山脉，但遇到风雪，这海拔近三千米的山脊就如同严冬一样，其险峻程度，决不亚于北阿尔卑斯山。

此刻，山岭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正当他们想拼命逃跑的时候，却突然碰上了一个遇难者，而且还是个女的，的确有点棘手。

二

影山发现的那个遇难者倒在一块高地上突起的岩石下面。那地方离登山小路不远，位于森林地带上方、点缀着白桦树和伏松的山坡上。

“还穿着裙子呢！”

影山气哼哼地嘟哝道。那女人横卧着，穿着粉红色的裙子。若在山下，这颜色也算不上鲜艳，但在这荒凉灰暗的背景中，就象是从周围的景物中凸出来一样，显得格外醒目。影山之所以能在视野几乎等于零的条件下看见她，大概就是由于这种与周围景色格格不入的“异常色彩”。

虽然已是春天，可山岭还披着冬装。吹落在原始森林中的积雪有一人深。他们刚刚经过的岩石带，还紧裹着冰雪的盔甲。这里并非是穿着薄衣衫散步的城市马路。那个女人竟然能来到这里，真是个奇迹。

她肯定是个遇难者。

他们俩跑到遇难者身边。那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姑娘二十岁左右，嘴唇和脸都苍白如纸，脸上贴着湿漉漉的头发，象一具淹死的尸体。身边放着一只小型手提包和一个手提袋。

“很象是自杀。”

影山屏住气，把耳朵贴近姑娘的心脏。

“啊，还活着！”

影山随即露出孩子般吃惊的表情。

“还活着？”

真柄也关切地注视着那个姑娘。

她的瞳孔已经开始扩大，呼吸也很困难。再这样躺下去，肯定马上就会死去。但她的瞳孔还有微弱的对光反射，而且肌肉还有弹性，这就是说还有救。

这时，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她放入水温四十度左右的澡盆，但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的。多亏她是倒在背风的岩石下面，所以两人决定就地采取急救措施。真柄熟练地给她注射了登山者必备的强心剂，紧接着两人开始对她进行全身按摩。

这个遇难的姑娘大概是穿着这身单薄的服装登到这里后，由于疲劳过度，又遭到恶劣天气的袭击而失去知觉的。在这冰雪封山的季节，她若是早上从山脚出发，不可能到达这样高的地方，因此估计她是昨天开始登山的。她能活到现在，除了她年轻和倒在背风的岩石下这两个原因外，低压槽的接近而引起的气温回升，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急救措施采取得很及时，姑娘的面颊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寒冷的天气不断从身体表面夺走热量，加上体力严重消耗引起的体温下降，最终就会导致死亡。

遇难的姑娘脸上重新泛起微红的血色，证明她青春旺盛的新陈代谢终于战胜了热能的消耗。如果这时把她转移到温暖的地方，脱去湿衣，焐暖身体，她一定会更快恢复的。

“在这里是想不出更多的办法了，把她送到山下去吧。”

“好吧。”

两人很快商量定了。

影山嘴对嘴地喂了遇难的姑娘一口葡萄酒，然后用登山绳把她紧紧地绑在背上，把用不着的装备暂且放在山上。

这时，真柄不知为什么对影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嫉妒。

“到半路我换你背。”

“不用，这份量和原来的装备差不多。”

影山干脆地拒绝了真柄的提议。

首先发现遇难姑娘的影山，好象掌握了摆布她的主动权。开始时掠过心头的麻烦感早已飞到九霄云外，现在他心甘情愿地完成着这件救护义举。

与其说这是出于所谓登山道德和登山者之间的责任感，倒不如说是因为那姑娘长得太美了。

第二章 八岳山行

一

汤浅贵久子决心去死。她相信在人的一生中，以身心相许的爱情只能有一次。她把自己青春的火热而纯真的爱情倾注在恋人身上。然而，对方却无比冷酷，竟然背叛了她。此时，贵久子感到犹如发过一场高烧，全身虚脱无力，顾不上恨他了。

一个男人走了，就另觅新欢，这是现代姑娘逢场作戏的恋爱观。可是，贵久子却难以象她们那样薄情。

贵久子认为，热情是有限的。如果热情消耗殆尽，就会对一切失去兴趣。

她的热情都倾注、消耗在那个男人——中井敏郎的身上了。因此在她胸中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不过是挂着汤浅贵久子名字的躯壳。尽管她只有二十二岁，长得“花容月貌”，但内心早已万念俱灰，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不想

再活下去了。

汤浅贵久子在东京一所短期大学毕业后，进了大手街的“菱井物产”商社。菱井物产是商业界最大财团的综合商社。目前的营业额达一兆八千亿日元，经营的商品从方便面条到军用导弹，应有尽有。

不管在商社内从事多么无聊的工作，只要有“菱井”职员这张招牌，人们就会另眼相待。因此，入社考试十分严格，商社内人才济济。

贵久子加入商社跟别人一样，也经过了严格的各科考试、口试、体格检查及家庭调查等关口，竞争就象赌场一样残酷无情。

正因为如此，贵久子朦胧地感到自己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社会精华”。

分配她去的部门是东京总社，第一机械总部东京总务部计划二科福利卫生股，担任总务职员。在拥有三百亿日元资金，一万二千名职工的庞大组织内，她所在的部门不过象毛细血管的末梢。但是，能够出人在近代高楼林立的日本商业中心首屈一指的菱井物产公司大厦，贵久子心中充满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贵久子从女子高中到女子短期大学，接触的全都是女性。在这里，她初次接触到了除父兄以外的异性。

中井敏郎是她接触的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

中井毕业于一所私立名牌大学，比贵久子早三年进入菱井物产公司。

他也在卫生福利股，并作为老职员，被派来指导贵久子

熟悉工作。

中井的脸轮廓鲜明，时常露出一种略带虚无的表情。他在学生时代曾是乒乓球队队长，身段修长、柔韧。贵久子刚离开学校大门，对社会和男人一无所知，因此，很容易地就对这个青年一见钟情。况且，中井又是一流大学出来的尖子和她走上社会的“指导教师”。对老师和前辈的尊敬心理，更使贵久子迅速倾心于中井。

中井也被贵久子那光彩照人的美貌吸引住了。这一对青年男女互相吸引着，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度过，他们象磁石遇铁一样互相吸引、形影不离。

初次幽会他们就互相接吻，第二次见面时，贵久子就以身相许了。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女性。人在一生中只有一个最理想的异性。但一般的人们往往遇不上，于是就同第二个或第三个好象还可以的对象互相凑合了。我是一个幸运儿，遇上了自己最理想的对象。”

中井狂热地拥抱着贵久子，喃喃地倾诉着这些热烈的情话。

菱井物产公司有一条内部规定，结婚的女职员必须自动退职。

两人虽然互相海誓山盟，但中井现在结婚还太年轻，贵久子也不想马上闲呆在家里。

刚刚举行了成人仪式^①的贵久子，看到了无限美好的未

① 日本民俗，年满二十岁的男女青年要在当年一月十五日成人节上举行成人仪式，以示正式成人。——译者注

来。她陶醉在同时获得了第一流商社女职员的身份和中井这一理想爱人的幸福之中。

同多数保持旧传统的公司一样，菱井物产公司也不大欢迎社内职工互相恋爱。同现代的商社及组织相反，在这里工作的人仍然残存着幕府御用商人时代的习性和传统。

因此，贵久子和中井两人虽然热烈地相爱，在商社里却丝毫不外露。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在正式结婚前让社里知道他们两人相好，对他们两人，特别是对中井的前途，确实是不利的。他们的恋爱成了两人间“美好的秘密”。这对贵久子来说，却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二

他们相识的第二年春天，中井敏郎发生了“异常变化”。中井为此欢欣雀跃，贵久子却幽怨欲绝。

中井凭借朋友的校友这一微不足道的关系，到平常在商社里难得一见的“人上人”董事家去拜年，而恰恰又被出来接待的董事家的小姐看中了。

上田常务董事是最有希望的下任社长候选人，在商社里的权势也是首屈一指。他得知女儿爱上了中井这样一个小小的普通职员，不禁大吃一惊。他对女儿连吓带哄，想使她回心转意。但女儿断然声称，如不能和中井结婚就要去死，从此饭也不好好吃，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这时，上田同那些溺爱子女的家长们一样，只得顺从女儿，开始认真调查中井的家庭情况和人品。

象所有菱井职员一样，中井家的门第也不错。由于他和

贵久子相好是一个“美好的秘密”，所以上田的调查没发现问题。于是，他派人向中井家正式求婚。

中井起初不敢相信对方的求婚。上田常务董事比现任社长的权势还大，他是菱井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作为日本财界称雄一方的大亨，身兼好几个要职。

中井虽说是一流大学出来的尖子，但那只是同整个社会比较而言。在人才济济的菱井物产公司内，他不过是一万二千名职员中的一个罢了。而且，他所在的部门同富丽堂皇的营业部门相比，简直形同一个见不到阳光的角落。最近，公司对一些非营业部门，进行人员精减，中井更觉得脸上无光。

挂在胸前的社徽多少还留下点尖子的标志，但中井也尝够了屈居于“背阴角落”、坐“冷板凳”的滋味。

“这样老老实实地干到退休，顶多当个科长，弄得不好，连个科长也混不上呢。”

即使在中井沉湎于同贵久子的热恋时，他内心也未曾陶醉，时常这样心灰意冷地想着自己的前程。

自从他成为这个庞大组织中的一个微不足道、不停转动的齿轮后，他加入商社时的勃勃野心，越来越小了。看到一流大学毕业的尖子混了二三十年后的结局，他不难想像自己那并不美妙的前程。即使同心上人贵久子经营起一个甜蜜的家庭，恐怕也只能栖身于贫民窟般的住宅区的某个角落。

正当中井心灰意懒，雄心已消的时候，上田家来提亲了。就女性的魅力来说，上田小姐同贵久子是无法相比的。

贵久子的美貌优雅动人，富于理性，同中井发生关系

后，女性曲线美更加迷人，这一切都是那位靠着家长的权势，固执任性、骨瘦如柴的常务董事家的小姐望尘莫及的。

但是，董事小姐有一笔巨额陪嫁。这不仅弥补了她各方面的不足，而且也把贵久子的女性魅力比下去了，形势自然朝着有利于小姐的方向发展。

女人的陪嫁往往可以增加她的诱惑力。对于野心勃勃的男人来说，董事小姐的陪嫁和地位具有绝对的价值。

为了巴结权贵，与他家的小姐结婚，是无名、无钱、无靠山的青年男子的绝好机会。中井这样一个普通职员，怎么能为了在公司角落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的一个女职员，而放弃同菱井物产董事攀亲的大好机会呢！

中井在天平上秤着自己的前途和贵久子的爱情，不，他连秤都没秤，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上田的亲事。

这样，他象扔掉旧草鞋一样，把“唯一的女性”贵久子抛弃了。起初，贵久子对中井的变心感到惊讶、怨恨。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呀。我喜欢你，现在还喜欢你，但喜欢并不一定要结婚啊。我们两人互相爱着，这不是挺好嘛！”

中井满不在乎地说。他充分估计到贵久子不是那种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女人。

“挺好……”

贵久子难以置信的目光望着中井，他，竟然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他们两人的爱情。亲口污辱着自己神圣的爱情，象谈论一场作戏的风流韵事一样，心情如此坦然，竟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

贵久子感到自己最珍贵的感情被污辱了，同时也识破了自己过去一直当作珍宝来疼爱的人的丑恶本性。

她心中爱情的空中楼阁轰然倒塌了，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过，刮走了她对负心郎的怨恨和愤怒，心中只剩下了万念俱灰的空虚。

“啊，原来中井是这样的男人！自己过去把他当作唯一的舍命相爱的男人，原来是这么个小人！他只顾抱着上田的大腿往上爬，即使以后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不也是一文不值吗？蹂躏别人的心灵，甚至不惜欺骗自己……这样的人也能出人头地？他想以自己的妻子作为跳板，跳上那高不可攀的职位，但这充其量也只是在一个商社之内呀。为了获取这微不足道的成功，他竟然不惜亵渎了爱情。”

贵久子对中井的感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她十分奇怪自己怎么会一直爱着这么个一钱不值的男人。

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产生通常对负心男人的愤恨。在这个意义上，她是清高的。

贵久子没有对中井多加留恋，心中只有热情燃烧殆尽后无法弥补的空虚。她过去心中之所以能燃烧起爱情的熊熊烈火，火源就是中井这个伪君子，现在当她察觉到自己受骗时，火源立即断了，这是任何东西也无法弥补的。

于是，贵久子想到了死。

三

贵久子想，就是死也要找个美丽的地方。虽然对于死人来说，死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但她却不能忍受人们围观自己丑陋的尸体。

鲜花临到凋零之时，别有一种凄楚的美丽，那是花的特权。那么想结束自己美好青春的女人，难道就没有选择葬身之地的权利吗？

贵久子首先想到了海。把蜡化的尸体沉入茫茫的大海，那是少女多么合适而富于诗意的墓地啊！但是，这需要有许多难以办到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如果身体不能很好地蜡化，被海里的鱼类和微生物侵蚀，腐烂，而变成一块肿胀的臭肉尸体随波漂流，那就太可怕了。她终于放弃了海。

贵久子又想到了山。她回忆起学生时代跟同窗好友在暑假去上高地（地名）远足时的情景。站在碧波荡漾的梓川河畔，抬头仰望，庄严的穗高山上积雪皑皑。——“要是能葬身于那万年不化的白雪之中，险峻的岩石就是我的墓碑，高山植物就是装饰我坟墓的鲜花，四季的阳光、风雪都不能伤害我的尸体。就是偶然被登山者发现，由于冰雪的冷冻，我依然能象现在这样年轻、美丽。”

贵久子正好处于富于幻想的年龄，或许把自己的死美化了，但她要死的决心是坚定的。

贵久子的父亲是个教育工作者，在一所区立中学担任校长，已快退休了。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但家教很严。不过，这种家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严格之中难免有所疏忽。

他凭着教育工作者的声名和业绩，对“自己的孩子”往往比较自信。又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地位，常常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上，这样不知不觉形成了父女之间感情上的鸿沟。同法官家里发生兄弟互相残杀的悲剧一样，汤浅家里也出现了程度和形式不同的悲剧。

女儿在同她公司的同事恋爱、并失身和遭到遗弃，现在